

# 全球智库半月谈

特朗普给欧盟-中国关系改善带来新动力

抵制中国钢铁进口不会帮助美国工人

TPP 可以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

追求双边贸易平衡是正确的贸易政策准则么

中国不再操纵人民币

巨变袭来——对川普胜选及政策的分析

本期编译

安婧宜

郭子睿

侯书漪

黄杨荔

刘天培

申劭婧

谢晨月

杨 茜

伊林甸甸

张舜栋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国际战略研究组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任	张宇燕		副主任	何帆
首席专家	张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常殊昱	国际金融	侯书漪	科研助理
	安婧宜	科研助理		

####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长	张宇燕		副组长	何帆
召集人	徐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峰	国际战略	徐进	国际安全
	薛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燕	俄罗斯政治

任琳	全球治理	丁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赵洋	科研助理	刘畅	科研助理
周乐	科研助理		

联系人: 侯书漪 邮箱: [iwepceem@163.com](mailto: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 目 录

## 世界热点

## 特朗普当选使得英国脱欧更加艰难 ..... 6

导读：特朗普的当选将在无形之中对全球许多国家造成影响，英国就是其中之一。脱欧公投后，英国政府将采取怎样的贸易政策来确保英国在剧变的全球贸易环境中保持优势？英国政府是否可以对不同行业的企业给予“区别对待”的贸易政策呢？

## 抵制中国钢铁进口不会帮助美国工人 ..... 8

导读：2016年5月26-27日，G7峰会于日本伊势志摩召开。为了更好地了解G7，峰会前外交活动的重要性，以及峰会上的重要议题，我们采访了CIGI的经济专家和安全问题专家。

## 下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 10

导读：作者认为意大利公投将是触发西方政治经济地震的下一个因素。

## 特朗普给欧盟-中国关系改善带来新动力 ..... 12

导读：目前，讨论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或许为时尚早，但是美国放弃与亚洲所有国家的伙伴关系是不可能的。这会损及美国的经济，给中国在亚洲发展的机会。但是，随着TPP的失效，欧盟可能会加快建立与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的关系。

## 探索“零工经济”的秘密 ..... 14

导读：“零工经济”指独立的劳动力，包括从Uber、Airbnb等新型数字平台获取收入的自由职业者。本文对来自美国、英国、德国、瑞典、法国和西班牙的8000名受访者进行调查，以探索这一经济形式中相对新颖的、有争议的一面。我们发现，现有统计数据严重低估了零工经济的规模，此外30%的自由职业者并非被迫选择这一经济形式。

## 全球治理

## TPP可以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 ..... 17

导读：在本次大选中，特朗普针对TPP的激烈言论让很多人认为TPP已经胎死腹中了。作者认为，这种判断还言之过早，即便没有美国的参与，TPP也可以在其他国家的推动下先行完成。这样一来，TPP为其他国家带来的贸易优势将倒逼美国国内改革，从而促使美国最终加入TPP。

## G20面临的挑战 ..... 19

导读：在 2008-2009 年金融危机期间，G20 采取的措施避免了短期内的大衰退，但问题是 G20 是否能够解决更长期的挑战。本文认为 G20 成员应该致力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并且确保实现 G20 可以达成的协议。

## 经济政策

### 追求双边贸易平衡是正确的贸易政策准则么？..... 21

导读：2015 年美国贸易逆差为 5000 亿美元。特朗普政府认为贸易赤字导致了更多的失业和更低的工资水平。为削减美国贸易赤字总额，追求双边贸易平衡，特朗普政府计划重新进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对中国实行更严厉的政策。然而追求双边贸易平衡的做法更像是重商主义，并不是制定贸易政策的有用指南。

## 聚焦中国

### 中国不再操纵人民币 ..... 24

导读：美国新任总统川普已经明确，下一任美国财政部长将把中国视为货币操纵国。当然，他希望与中国开展协商，以缩减两国间高达 5000 亿美元的巨额贸易顺差，这相当于美国总贸易赤字的一半。如果合作无法达成，恐怕美国将限制单边出口。如果可以实现，美国贸易赤字缩减将提高其经济增长率。然而，过去两年中国并未操纵人民币。即使这是一个错误的设计，也无法让美国新任总统采取任何贸易报复行动。

## 战略观察

### 巨变袭来——对川普胜选及政策的分析 ..... 26

导读：这届的美国大选结果让很多人惊诧，必将对美国政局产生重要的影响。与以往不同，本月的西蒙主席时事短讯分析了三个相关方面：TPP 的退出；影响特朗普政府的“3Ps”，即人员，流程和政策；对西蒙主席（Simon Chair）的影响。

### 本期智库介绍 ..... 28

## 特朗普当选使得英国脱欧更加艰难

Edwards Hadas / 文 伊林甸甸 / 编译

导读：特朗普的当选将在无形之中对全球许多国家造成影响，英国就是其中之一。脱欧公投后，英国政府将采取怎样的贸易政策来确保英国在剧变的全球贸易环境中保持优势？英国政府是否可以针对不同行业的企业给予“区别对待”的贸易政策呢？编译如下：

从政治角度分析，特朗普的当选和英国脱欧属于同一类事件——二者都是过去政治上的边缘派对建制派的险胜，而这两个政治运动的领袖也表现出了类似的情感倾向。但是，从经济角度上来看，特朗普胜选和英国脱欧似乎有截然相反的意义。

英国首相特蕾莎是这样阐述她对英国脱欧经济意义的理解的：“英国脱欧意味着英国脱离了欧洲”。当然，这并不仅仅是简单无意义的语义重复。首先第一个“英国脱欧”意味着六月英国脱离欧洲公投的结果，而第二个“脱离欧洲”则意味着，英国依然重视自由贸易，只是英国要回归到欧盟成立之前英国人进行自由贸易的轨道上，而不是任由大群布鲁塞尔的欧盟官僚对英国的贸易政策指手画脚。

英国这番脱欧的举动在政治上当然是寓意深远的，正如特朗普当选一样，大多数脱欧支持者都急切地盼望英国社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如果在不远的未来，他们发现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发生，那他们无疑会火冒三丈的。然而，当我们冷静地看我们会发现，不管英国去到离欧盟多远的地方，许多问题都不会得到真正的改善。比如说，禁止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来到英国就能够改善英国国内现有的移民问题吗？废除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和规则，就能够改善英国现有的经济低迷吗？实际效果恐怕恰恰相反。

这个问题的核心并不是因为英国太小，而欧盟太大。诚然，只有六千多万人口的英国在面对巨大的国家联盟时确实天然处于劣势，但是核心问题还是英国和欧盟在经济上的联系过于紧密了。

如果英国仅仅是把欧盟当做产品市场那还好说。但问题是，绝大多数英国的先进制造业、服务业、实验室、大学和科技公司都紧密依赖于遍及欧洲大陆的原料、人才和创意，这些生产要素都依赖于自由和频繁的跨境流动。因此，全面退出欧盟将对英国的经济潜力造成重大打击。

特蕾莎首相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最近，她向汽车制造商尼桑保证，英国脱欧将不会影响到尼桑在英国的制造和研发基地。英国政府和尼桑的谈判细节尚未公布，但谈判的寓意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关键性领域的企业，“英国脱欧”绝不会像这个词组的字面意思那样绝对、全面和一刀切。

而对于更加重要的行业，首相的影响力就显得相对有限了，但伦敦金融城人士的传闻称，首相将为关键行业的企业不惜一切代价保留尽可能多的自由——毕竟如果她不这么干，那从经济角度上来看真是疯了。全英国的金融业人士都是国际主义者，哪怕是增高一点点金融业的贸易壁垒，也会对他们的生意产生重大打击。

另外，金融业对英国政府而言也至关重要，因为金融业无时无刻不在为英国经常账户的巨额赤字提供融资支持。如果英国脱欧影响到它们，那英国立马就要面临货币危机。因此，我们大可不必担心英国脱欧能搞出多大动静。

不只是制造业和金融业，其他行业的企业也有望获得类似的“赦免”待遇，很简单，因为英国的经济和繁荣实在和欧洲大陆联系地太紧密了。任何急切地革除这种联系的政治家，都会面临经济上巨大的波动。

脱欧的支持者们以前经常说：“英国脱欧在长远来看是有益的，因为从欧盟这里失去的贸易利益将从与其他国家更深入的贸易往来那里得到补偿。”但是，自从特朗普当选后，这种说法就再也站不住脚了。特蕾莎首相最近对印度进行了访问，她失望地得知，印度政府要求英国对印度公民和企业提供更加便捷的签证政策和更宽松的外贸限制，否则印度不会与英国建立更加密切的贸易联系。不光是印度，现在几乎全世界的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政治——经济议程，想单方面地与他们加强贸易往来，而同时保持自己紧闭的国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样的道理同样适用于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尽管特朗普经常说他支持英国脱欧，但从他的言行来看，特朗普无疑在经济政策上一个十足的民族主义者。现在，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认为，更加开放的国际贸易将更多地损害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显然，特朗普将把美国的国家利益放在比推动全球化更重要的位置考虑。

其他国家的领袖也可能效仿特朗普，将刺激经济和带动就业的希望寄托于更加封闭的贸易政策上。如果世界真的变成这个样子，那对欧盟来说还不算太糟，毕竟，欧盟能够生产足够的尖端产品，帮助欧盟维持自己的出口规模。同时，欧盟也有一个巨大的、联系愈发紧密的联盟内市场，帮助它消化自身的产能。然而英国呢？显然，英国在这样的世界里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此，特蕾莎首相和其他政治家们面临非常艰难的选择：要么选择减小英国脱欧的冲击，要么准备迎接更加恶劣的经济衰退。

---

本文原题为“Trump Makes a Hard Brexit Much Harder”。本文作者 Edwards Hadas 为路透社和《金融时报》的资深专栏作者和经济版编辑。本文于 2016 年 11 月刊于 CIGI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抵制中国钢铁进口不会帮助美国工人

Jeffrey Miron/文 刘天培/编译

导读：2016年5月26-27日，G7峰会于日本伊势志摩召开。为了更好地了解G7，峰会前外交活动的重要性，以及峰会上的重要议题，我们采访了CIGI的经济专家和安全问题专家。编译如下：

总统竞选期间，唐纳德·特朗普认为不断疲软的美国劳动市场是因为受到外国进口产品的冲击，其中中国产生的影响最大。作为竞选策略，特朗普言论的目的似乎非常明确。最近有证据显示，总统当选人在受中国进口冲击最严重的几个产业中都有较高的声望。例如美国钢铁产业，主要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就受到了中国进口钢铁的冲击。在总统竞选投票中，宾夕法尼亚的选票对特朗普的当选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然而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特朗普的观点恐怕站不住脚。虽然某个单独部门的劳动力会收到外来进口的冲击，但是如果过于关注这个子领域，则会让我们失去对全局的把控。

首先，从中国进口的便宜钢铁，会减轻下游产业的成本负担。整个经济中的消费者都会获益。而且，钢铁是其他工业领域的重要原材料，比如基建和制造业，便宜的原材料能够使这些领域的工人获益。所以如果保护钢铁生产领域的工人，那么必定将损害其他工人和消费者。此外，即便钢铁部门的进口对国内市场有所冲击，其他领域，比如食品、衣物、电子产品等，会使得那些钢铁工人受益。同样，日本进口车和墨西哥进口的西红柿也会对本国同产业的工人产生冲击，但工人作为消费者其实受益很多。

虽然不能保证在自由贸易下任何一位工人得到的好处会超过损害，因为这取决于这个人在超市结账时购物车里面有些什么，以及国际产业竞争的程度。但对整体经济的损害要远远低于受到直接冲击的产业。而工人们作为消费者，则可以享受价格更低的进口产品。所以问题是，是否应该为了保护直接受冲击的产业，而置其他潜在的好处不顾？答案是否定的。

对于某一个产业的保护主义，很容易传播到其他产业去。因为既然有了先例，那么其他人也会自然而然的要求这种保护特权。慢慢地，自由贸易将不复存在。届时，所有人都不得不承担更高的生活成本。对进口的限制，还会影响到本国出口。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斯穆特-霍利法案出台之后，美国进口关税上升到了历史性水平，随之而来的是外国对美国进口产品的关税的上升。国际贸易从此大幅下降。显然，如果同样的故事再次发生，那么美国的出口产业也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一些工人失去工作是不幸的，但在所难免。同样重要的是，对不断自我调整的经济施加不合理的政策，无异于使自己的生活水平降低若干档次。从这个角度来说，国际竞争带来的利与弊和国内竞争并没有任何差别。而且在两种竞争中，不合理的政策只能带领国家走向更坏的情况。

保证社会安全和保障，引导失业工人走出困境才是上策。同时还可以将新技术和竞争带来的财富广泛传播。

---

本文原题为“Why Protecting Steel Workers from China’s Imports Doesn’t Help America”。  
本文作者 Jeffrey Miron 为 Cato 研究院经济研究部主任。本文于 2016 年 11 月刊于 CNN 官网。  
[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下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Guy Dinmore /文 侯书漪/编译

导读：作者认为意大利公投将是触发西方政治经济地震的下一个因素。编译如下：

自从 1989 年柏林墙倒塌以来，可以说意大利经历了两个影响其未来的决定性时刻。本周末意大利的修宪公投很可能成为第三个这样的关键时刻，而否决总理马泰奥·伦齐（Matteo Renzi）的修宪建议也许会带来更多的灾难。

在令人震惊的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的意外胜利之后，伦齐 12 月 4 日的公投也有可能失败。而这或许只是一个前奏，因为明年 5 月份法国的新总统选举或许会带来更为惊天动地的后果。但对意大利而言，事情从来不会这么简单。

如果伦齐没有承诺在失败后辞职甚至退出政坛，把自己的政治前途与公投成功绑定在一起，那公投的结果可能不会有如此深远的后果。投票的风险在于，这次公投同时也会决定，未来半年到两年内是否要由一个像蒙蒂（Monti）这样的不是由人民直接选举出的领袖来执政。

作为欧元区的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的经济依旧处于泥潭之中。经济已经逐渐复苏了，但今年它的经济增长率仍不到 1%，落后于欧洲大部分国家，同时，青年失业率正慢慢回升到 40%。受其巨大债务负担的拖累，意大利或许在十年后都难以恢复到它在 2008 年危机前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平。

市场最直接的关注是，公投失败对意大利的西亚那银行可能产生的影响。西亚那银行自诩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银行，正打算在 12 月初进行 5 亿欧元的融资活动。如此严峻的前景可能会迫使政府介入，以避免银行业的崩溃。一些市场人士甚至预测，伦齐失败的冲击也许会使欧元与美元平价。

为了防止失败，伦齐雇了吉姆·梅西纳（Jim Messina）——他负责并帮助奥巴马赢得了 2012 年的连任竞选，却在今年卡梅伦发起英国脱欧公投时站在失败的一方。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在公投当天，大量摇摆的选民能被说服去支持伦齐，而同时，投票站也会一直营业到晚上 11 点。

但相较于使他失败的英国脱欧公投，梅西纳在意大利面临着一个更令人眩晕的反对派联盟。不少反对修宪的选民说，他们本质上像伦齐一样，是左翼的支持者并且希望改革，但在维持选票上的计划是完全错误的。

矛盾的是，伦齐通过党内的“政变”成为总理时还是一个边缘人物，他承诺一旦上任就要破坏现有的政治秩序，然而现在却被对手称为既有体制的保卫者。但是，伦齐正在推动一个突破性的变化，而那些反对他的人则将要投票维持政府功能难以高效发挥的现状。

伦齐说，这次的公投是一场“希望维持现状的人们和希望改变现状、展望未来的人们”之间的战役。

公投试图改变宪法中的第 36 条。实质上，它会彻底结束立法需由参议院和众议院共同批准的“完美的两院制”系统。参议员人数的削减理论上会强化政府的权力和加快立法的通过。改革也将给总理在议会选举总统时更大的发言权。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但总统在决定何时解散议会、举行选举、以及谁得到授权来建立政府等方面拥有相当大的权力。最后，拟议的改革将减少意大利 20 个地区政府的权力，将能源、基础设施和对外贸易等问题上的权力移交给中央政府。

风险在于，通过剥离对行政权的制衡，伦奇可能是为已经在罗马和都灵赢得地方选举的五星运动党在下次大选中获胜打开了方便之门。而在毕普·格里罗（Beppe Grillo）的带领下，五星运动党和北部同盟将发起弃用欧元的公投。

随着反欧盟情绪的上升，再加上欧洲在未能站在罗马的立场来应对意大利一直以来的移民危机，使得意大利与欧盟的历史关系雪上加霜。

这一次公投还没有拉下帷幕。伦奇没有必要像他说的那样辞职，但他的信誉将会严重受损，他既野心勃勃又急躁冲动，已经多次宣称公投失败后他不会继续担任总理。下一步的行动将取决于意大利总统塞尔焦·马塔雷拉（Sergio Mattarella）。他可以请求伦奇继续任职并在议会寻求信任投票，否则他可能会委任他政党中的另一个高级人员来尝试组建新的政府。

理论上，总统可以在伦奇辞职时就解散议会，并提前举行大选。但伦奇已经造成了混乱，他左右两翼的同盟已经通过了新的选举法，但那只适用于众议院。而事实上，意大利没有一个有效的选举法。这意味着，总统可以给予新的左翼政府较为狭窄的权力，让他们能够在选举之前修复投票系统，而这个选举，许多分析师预测为 2017 年初。然而，在任何新的选举法之下，五星运动党赢得下次选举的可能性都变得很大。

如果选民们否决拟议的改革，然后保持现有的议会制度，就可能会在下次选举时使民粹主义大获全胜。但意大利已经错过了一个机会——可能很长时间都很难再有这个机会来修复一个专为后法西斯时代设计的僵化的制度。

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告诉新闻报，改革是正确的一步，他希望伦奇会赢。如果本周末选民否决了伦奇的激进改革计划，意大利将面临长期的政治不确定性，而这也会使许多民粹主义者受到鼓舞。

---

本文原题为“The Next Domino”。本文作者是 Guy Dinmore，他是 2007-2014 年《罗马金融时报》的记者。本文于 2016 年 12 月刊于 CIGI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特朗普给欧盟-中国关系改善带来新动力

ALICIA GARCÍA-HERRERO AND JIANWEI XU / 文 安婧宜 / 编译

导读：目前，讨论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或许为时尚早，但是美国放弃与亚洲所有国家的伙伴关系是不可能的。这会损及美国的经济，给中国在亚洲发展的机会。但是，随着 TPP 的失效，欧盟可能会加快建立与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的关系。编译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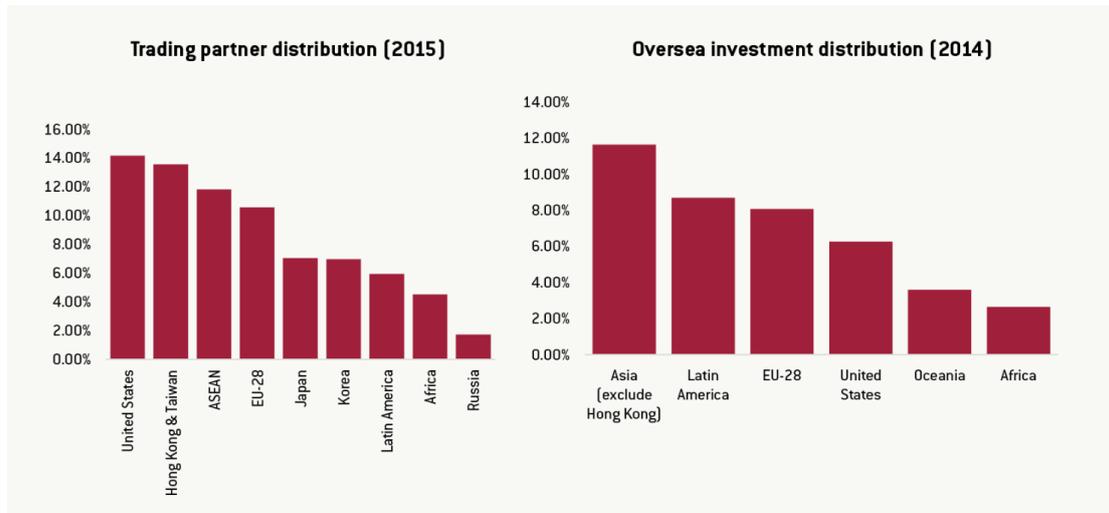
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使得美国远离亚洲。从对 TPP 的厌恶到对中国进口商品施加重税的威胁，特朗普目前的声明似乎表明他想要改变奥巴马对亚洲的政策和目前的美中关系。但是，这些措施实施起来却远比说说困难。美国从与亚洲的贸易中退出将会有利于中国，而与中国更加激进的双边关系则有可能损害美国的利益。

讽刺的是，恰恰是基于有朝一日中国将加入 TPP 并触及美国利益的假设下，特朗普才决定废除 TPP。但是，中国很有可能不会理会将要消亡的 TPP，此协议会破坏中国与其它亚洲贸易伙伴的关系。事实上，中国已经这么做了。中国与其全部重要的贸易伙伴共同创办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和东盟(ASEAN)。这些国家占到了美国出口市场的四分之一之多。如果美国放弃 TPP，而 RCEP 则不断发展，美国的出口将面临巨大劣势。另外，美国会失去将其价值观和规则输出亚洲的机会。与成功修订 TPP 协定相比，这样的风险会使美国公司在亚洲市场中处于劣势。

同时，美国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将会对全球生产链造成扰动。尽管中国看起来比美国更加脆弱，因为中国从美国进口少，出口多，但两国已建立了供应链，任何的扰动都会伤害到双方。将来，随着亚洲经济在 RCEP 的帮助下整合得更好，特朗普在竞选中承诺的提供更多工作机会将不会发生，因为工作机会可能会留在区域整合更好、消费水平提高的亚洲。对美国来说更不利的是，中国将会采取多种形式的反击。

更加普遍的情况是，考虑到亚洲的人口和 GDP 规模，美国放任中国在亚洲占领一席之地似乎是不可能的。似乎特朗普在出台这些政策的时候并未考虑到这一点。中国和亚洲的生产和贸易结构更加有互补性：中国主要从东南亚国家进口又起和其它初级资源，而东南亚国家则进口电力和纺织品。没有美国的干预，联系中国和东南亚的生产链将会进一步加强。东南亚国家现在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超过了欧盟。如果这样，亚洲国家间的经贸往来可以通过签订贸易协议的方式进一步整合。

图一 中国对外贸易的地区分布



但是，中国绝不愿意失去美国市场。更加可能的情况是，美国将会与中国进行在东亚的区域合作。另外，如果特朗普遵守承诺，退出 TPP 并建立对中国和其它国家的贸易壁垒，那么中国将会整合亚洲，并寻求亚洲以外的市场来弥补损失，去向欧洲市场。

所以，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现状可能会维持：特朗普政府不会结束 TPP，也不会对中国施加贸易保护政策，因为这会反弹到美国。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会有先动优势。确实，中国对美国在 TPP 犹豫的时间内迅速反应，表明中国不会在特朗普的政策下妥协。在我们心中，欧洲是中国的下一站。

对欧盟来说，与中国更紧密的关系是缺席 TPP 的唯一出路。在 RCEP 协议成员占欧盟对外贸易的 30% 额度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显得更加急迫。如果欧盟不能与东南亚地区达成一个有利的协议，则欧盟公司也会面临减少市场份额的风险。事实上，欧盟在 2007 年发起了一个与东南亚国际的协商计划，但是却进展缓慢。知道目前，在 10 个东南亚国家中，欧盟只与新加坡和越南达成了协议，并且都未实施。在目前情况下，当东南亚国家走向贸易与投资整合，欧盟也是时候重新思考它的政策了。欧盟的目标是在中国有巨大影响力的东南亚地区达成区域协议。

对欧盟来说，与中国达成协议是需要建立信任的。这种信任甚至比实际的道路连接更加重要。但是，当前情况下信任严重不足。但是，从长远来看，特朗普政府或许会促成欧盟与中国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欧盟的关系会因特朗普而突飞猛进。

---

本文原题为“Trump could give new impetus to EU-China relations”。本文作者 ALICIA GARCÍA-HERRERO 为 Bruegel 高级研究员，Jianwei Xu 为 Bruegel 访问学者，本文于 2016 年 12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探索“零工经济”的秘密

Jacques Bughin 和 Jan Mischke/文 黄杨荔/编译

导读：“零工经济”指独立的劳动力，包括从 Uber、Airbnb 等新型数字平台获取收入的自由职业者。本文对来自美国、英国、德国、瑞典、法国和西班牙的 8000 名受访者进行调查，以探索这一经济形式中相对新颖的、有争议的一面。我们发现，现有统计数据严重低估了零工经济的规模，此外 30% 的自由职业者并非被迫选择这一经济形式。编译如下：

提到“零工经济”，你可能会看到截然不同的反应。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这部分劳动力无关紧要、言过其实，而反对派认为，该部分力量在不断成长壮大，可以改变我们的谋生方式。这些对立意见并非源于过时的官方统计数据，也无法描绘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转型。更糟的是，可靠数据的缺乏导致如下议题的热议：零工经济究竟是经济不安全感弥漫的解药，还是原因？

凭心而论，非传统劳动力难以衡量，一方面传统收入人群也会参与非传统工作，另一方面 Uber、Airbnb 等数字平台的兴起更增加了这一复杂性。最近的研究对此进行了阐述。根据一些标准，零工经济似乎是劳动力市场的一个主要特征。例如，在 15-24 岁欧洲人群中，约有 1/2 从事兼职或临时工作（2016 年欧洲议会）。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还发现，过去十年中自由职业者数量明显激增。然而，也有其他研究成果淡化了零工经济的重要性。决议基金会（Resolution Foundation）最近一份报告发现，控制季节性差异后，英国目前从事多项工作的工人比例处于历史低位，而 1990 年代中期曾达到 5% 左右的峰值。

在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我们试图填补这一数据缺口。我们主要度量美国和欧洲的自由职业者，并对美国、英国、德国、瑞典、法国和西班牙的 8000 名受访者进行广泛调查。我们的发现或有助于揭示自由职业者的“秘密”。

首先，自由职业者有三个共同特征：高度自治，通过任务或销售赚钱，对雇主或客户具有短期承诺。自由职业者提供劳动力、出售商品和出租资产，包括在 eBay、Etsy 等数字平台上的卖家、Airbnb 上出租房间的“微观地主”，以及自由职业的医师、律师、网页设计师、作家。基于这个定义，我们发现自由职业者的数量远远超过官方统计数字：20-30% 的适龄工作人口是自由职业者。这意味着，美国和欧盟核心 15 国的自由职业者多达 1.62 亿人，其中欧盟核心 15 国就有 9400 万人，而官方统计仅约为一半，认为自由职业者仅占美国适龄工作人口的 11%、欧盟核心 15 国的 14%。区别主要在于，超过一半的非传统劳动力只在部分时间从事自由职业，而且近年来“零工经济”确实已经壮大，但仍然只占自由职业人群的 15%，即约 2400 万人，其中约 900 万使用数字平台的自由职业者被剔除了

——他们的占比略低于 40%，而超过 60% 的自由职业者同时采用数字和非数字手段工作。

与此前研究不同，我们还考察了为什么人们从事自由职业，结果令人惊讶。绝大多数自由职业者（约 70%，包括以自由职业为主要和次要工作者）表示，他们是主动选择从事自由职业的，因为这有更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这部分群体中的大多数人确实是“休闲收入者”，即以自由职业收入补充其他收入。“休闲收入者”包括学生、退休人员、兼顾工作与其他职责和活动的护理人员。上述占比分布在各大大洲内都相对稳定，比如美国和欧洲（图 1）。

图 1 自由职业者分布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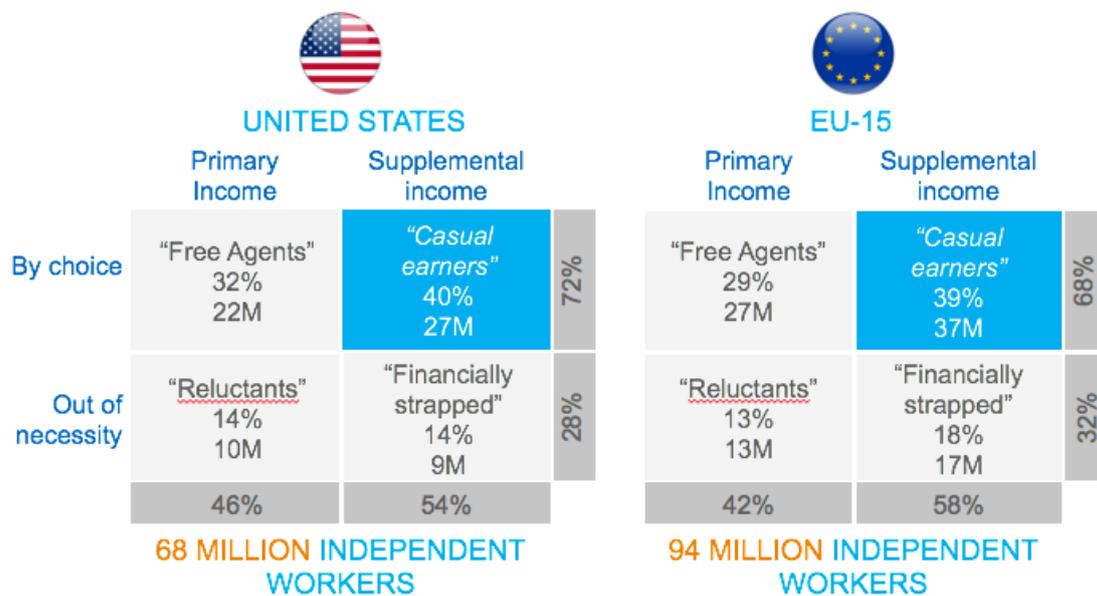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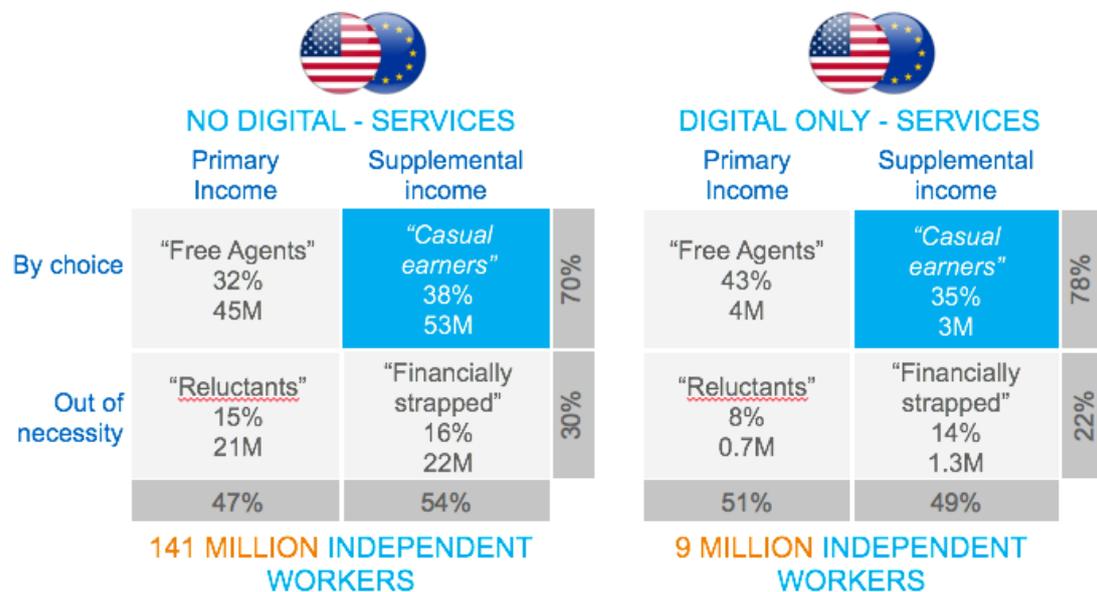


图 2 参与非数字和数字工作的自由职业者



对比只参与数字工作和非数字工作的自由职业者群体，数字工作者主动选择自由职业的可能性更高（78%），但以此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可能性更低。“零工经济”似乎确实提高了自主创业（图 2）。

自由职业者的满意度更高，不仅仅因为更大的工作弹性。他们从事非传统工作，享受当自己的老板的感觉，并且比典型的“朝九晚五”族享受更多创造力。总的来说，他们在其收入水平下更快乐，并且在收入保障、福利等问题上与传统劳动者一样感到满足。

不幸的是，仍有 30% 的自由职业者是被迫选择了这条道路。尽管他们是少数，但他们往往与自由职业更相关。这个群体可以分为两类：一部分人的主要收入来自自由职业，但更喜欢传统工作，另一部分人财务状况不佳，被迫为了维持生计而从事自由职业。

虽然我们发现，欧盟核心 15 国中的大多数自由职业者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但也存在差异。一个极端是瑞典和英国，74% 的人主动选择自由职业，其余 26% 则为被迫选择。另一个极端是西班牙，58% 的人自主选择自由职业，余下 42% 为被迫选择。自由职业者占比最高的国家是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这些国家收入较低，经济增长持续疲软，约 15%-20% 的劳动力是个体户或临时就业。部分欧洲国家，包括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超过 3/4 的临时工是非自愿的。

我们的研究将对决策者、公司和个人产生重大影响。如今，决策者仅仅关注传统工作的劳动力是远远不够的，自由职业者的队伍已经大到不容忽视。第二，决策者需要收集最新的、更全面的数据，以更好地跟踪自由职业者的市场动态。第三，决策者必须为那些更喜欢传统工作的自由职业者们开拓就业机会。最后，解决自由职业群体在劳动保护、福利和收入保障方面的缺口将为决策者带来压力。

公司还需要开发系统，以便有效地管理传统员工和自由职业者的混合群体，因而将面临一定竞争压力。这一竞争也将在技术专家之间展开，他们需要技术创新来寻找新方法，以便将个体与有偿工作相匹配。个体也将面临适应的压力。自由职业者不得不去探索非传统就业的风险和挑战，尤其在收入不确定的时期，并学会做自己的小生意，寻找持续改进、发展技能的方法。

不过，这也可能蕴含重大的经济利好。通过解决劳动力市场变化中的挑战，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更快乐、更满意、更高效的劳动力市场。这值得努力。

---

本文原题为“Exploding myths about the gig economy”。本文作者为 Jacques Bughin，麦肯锡高级合伙人，和 Jan Mischke，麦肯锡全球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6 年 11 月刊于 VOX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TPP 可以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

Jeffrey J. Schott / 文 张舜栋 / 编译

导读:在本次大选中,特朗普针对 TPP 的激烈言论让很多人认为 TPP 已经胎死腹中了。作者认为,这种判断还言之过早,即便没有美国的参与,TPP 也可以在其他国家的推动下先行完成。这样一来,TPP 为其他国家带来的贸易优势将倒逼美国国内改革,从而促使美国最终加入 TPP。编译如下:

许多人认为,特朗普的当选正式宣告了 TPP 谈判的死刑。众所周知,特朗普在选战中反复呼吁要终结 TPP 谈判,而受益于特朗普才保住两院多数席位的共和党议员们,出于投桃报李的心态,必然不会挑战候任总统在这个议题上的立场。

所以,TPP 的前景究竟如何呢?首先,特朗普肯定不会批准 TPP。而没有美国的参与,TPP 当然不会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也就是说,TPP 已经胎死腹中了。

不过 TPP 还有其他 11 个缔约国,他们或许不会跟随美国的脚步放弃 TPP 协议。毕竟,这些国家中的一部分当年在承诺对国内经济进行重大改革时,基于的是对自身利益的最大考量。在进行 TPP 谈判时,美国做出的改革和让步是有限的,相比于其他国家而言甚至是不对等的。换言之,美国在没有承诺对国内经济做出重大改革,向进口货物及服务打开更大的市场的前提下,使得其他 11 国承诺给美国的出口商削减更多贸易和关税壁垒。这件事听上去当然对美国而言是一大利好:根据 PIIE 之前做过的一项综合研究,TPP 协议将给美国带来显著的贸易收益——大约能为美国的 GDP 带来 1300 亿美元左右的增长,提升出口导向型行业的就业,并且降低美国国内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成本。另外,由 TPP 带来的经济改革也将进一步提升美国国内的经济增长速度 and 生产力,并在长期内提升美国国民的真实工资和收入。

当然,TPP 的其他缔约国也深知经济改革对其国内生产力提升的深远意义。在日本,国会下议院无视了特朗普的立场,坚持于 11 月 10 号批准了 TPP 在日本实行,这项法案同时也表明了对安倍内阁实行结构化经济改革的坚决支持。而在其他 TPP 缔约国,比如越南,立法机关也都在加紧批准 TPP 的相关法律程序。在本月于秘鲁召开的 APEC 领导人峰会上,相关国家领导人也预计会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尽管 TPP 在美国前途渺茫,但其他 11 个 TPP 缔约国也许不会就这样坐以待毙。这些国家可以考虑先在彼此间缔结更多贸易自由条款,并为美国日后的加入敞开大门。这样一来,即便美国真的最终拒绝了 TPP 协定,贸易自由的果实也可以在这些国家之间得以保存。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如果美国不加入 TPP,那

美国国内的农民、工人和企业就无法享受自由贸易的福利。这将意味着，美国的企业在与 TPP 协定其他缔约国企业竞争时，将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

历史上就有这样的例子。二战后，支持自由贸易的国家最先设计的国际自贸协定本来是《国际贸易组织哈瓦那宪章》(ITO)，然而，由于美国国会未投票通过 ITO，本来作为临时性措施而被制定的《关贸总协定》(GATT) 结果成为了战后世界最为重要的自贸协定，直到 47 年后的 WTO 建立才将其替代。

TPP 本不应该有这么漫长的酝酿期的。TPP 应当获得共和党国会和多数美国农业、企业和服务业从业者的大力支持，因为这为它们打开了新的海外贸易和投资机会的大门。另外，TPP 对两党也有共同的吸引力，因为 TPP 有效加强了美国与其亚洲盟国的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推迟通过、甚至是废除 TPP 无疑意味着错失扩大美国出口和就业的大好机会。由于美国并未加入其他一些自贸协定，美国的农业出口已经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比如说，由于美国未加入《日澳自由贸易协定》，美国的牛肉出口商在对这两国的牛肉出口中就处于不利地位。可见，如果美国不加入 TPP，日后美国的农业出口也会在其他 TPP 缔约国国内市场面临更加恶劣的竞争环境。

因此，我必须对下一届美国政府强烈建议：不要轻易废除 TPP，我们应当修复它，而不是抛弃它。任何协定都可以谈判，我在我的下一篇博客中将向特朗普总统提出具体建议，帮助下一届美国政府重启 TPP 谈判，并赢得两党的共同支持。

---

本文原题为“TPP Could Go Forward without the United States”。本文作者 Jeffrey J. Schott 为 PIIE（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本文于 2016 年 11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G20 面临的挑战

Marco Buti 和 Helene Bohn-Jespersen /文 谢晨月/编译

导读：在 2008-2009 年金融危机期间，G20 采取的措施避免了短期内的大衰退，但问题是 G20 是否能够解决更长期的挑战。本文认为 G20 成员应该致力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并且确保实现 G20 可以达成的协议。编译如下：

G20 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合作论坛。金融危机期间，G20 采取的措施成功的避免了全球经济的大衰退。但自 2010 年之后，全球经济开始分化，各国政府面临着不同的挑战，G20 并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协议。也就是说，G20 需要从短期的危机应对转变为解决世界长期面临的问题，这一进程是充满挑战的，尤其在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的环境下。

在 2014 年布里斯班峰会上，G20 领导人承诺在 5 年之内 G20 成员的 GDP 增长 2%。G20 确实取得了重大进步，但到 2018 年底，该目标并没有实现。不同国家实现的进步程度不一样，总体来看，G20 目前大致完成了一半的目标。如果各国充分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那么到 2018 年大概能实现 1.5%。虽然经济下行的趋势已完全逆转，但各国需要采取结构性改革措施以确保经济的中长期可持续增长。

G20 要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需要如下四个先决条件：第一，对重大问题要有一致性的诊断。IMF 世界经济展望预测 2016 年全球 GDP 增长 3.1%，2017 年为 3.4%，低于危机前的 3.8%。OECD 国家认为全球经济由于低需求，低贸易，低投资以及低生产率而陷入“低增长陷阱”。但 G20 国家却出现很大分歧；第二，需要成功的实现承诺。G20 的承诺应该是可实现的，可控的以及可测量的，各个成员很容易把承诺与相应的结果联系在一起；第三，政策协调需要具有包容性并且和每一个居民相关。典型的例子就是税收政策，居民支持公平的税收政策并将税收收入用于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第四，我们需要可见的国际政策协调的收益。同时保证减少政策之间的负面溢出，提高各个成员国之间的信任，提高国际协调的正面溢出效应。

提高国际政策之间的协调是 G20 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提出如下四点建议：第一，全球经济问题的诊断需要在政治水平上进一步强化。G20 领导人承诺使用财政、货币以及结构性的政策促进增长。但由于货币政策的局限性，结构性政策应该发挥主导作用，至少 G20 承诺的结构性政策还存在很大的缺口。G20 需要在政治层面协调各国实施结构性改革；第二，通过更好的识别政策措施以及设置经济政策的截止期限，提高 G20 承诺的可实现性。G20 在提出经济政策时需要更加具体、专注以及透明，不能泛泛而谈。G20 各个成员需要理解每一个具体措

施的背景，如何实施以及实施的后果；第三，G20 各个成员应该增加与本国居民的沟通，传达 G20 政策的影响，提高本国居民对政策的理解；第四，及时展示国际协调的正面溢出效应。比如，明显受益的领域包括基础设施投资、数字经济投资以及较少的扭曲税收。这些领域的合作会对包容性增长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作用。

总而言之，为了应对和平时期的挑战，G20 成员以及总统需要认识到国际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并确保将目标局限于几个 G20 可以实现的承诺。G20 需要调整政策措施，不能完全依赖货币政策，要追寻更加可持续，更加强劲以及更加平衡的增长路径，最大程度的促进包容性发展。G20 只有解决不断上升的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才能解决当前的挑战，而这需要所有成员的参与。

---

本文原题为“Winning the peace’ : The challenge for the G20”。本文作者 Marco Buti 是欧洲委员会经济和金融局的局长，Helene Bohn-Jespersen 是欧洲委员会的经济分析师。本文于 2016 年 11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追求双边贸易平衡是正确的贸易政策准则么？

Gary Clyde Hufbauer and Euijin Jung /文 杨茜/编译

导读：2015年美国贸易逆差为5000亿美元。特朗普政府认为贸易赤字导致了更多的失业和更低的工资水平。为削减美国贸易赤字总额，追求双边贸易平衡，特朗普政府计划重新进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对中国实行更严厉的政策。然而追求双边贸易平衡的做法更像是重商主义，并不是制定贸易政策的有用指南。编译如下：

特朗普建议通过增加出口和减少进口来消除美国50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他在总统竞选期间，强烈指责美国贸易赤字导致的失业和更低水平的工资，许诺重新进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谈判，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对中国实行更严厉的政策。特朗普还在2015年11月10日的共和党总统辩论期间声称，愿意与个别国家进行贸易协定谈判。他设想通过与个别贸易伙伴进行强有力的谈判来减少总贸易赤字。

双边贸易平衡似乎反映了特朗普对美国的贸易伙伴究竟是“好”是“坏”的判断。下表汇总了2015年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间的贸易差额。根据特朗普的标准，大多数美国贸易伙伴都是不合格的。2015年美国贸易逆差为5000亿美元，明显的“坏”伙伴是中国大陆、墨西哥、日本；德国和欧盟是潜在的“坏伙伴”；巴西、香港和大多数南美洲、中美洲的国家为美国的“好伙伴”，加拿大和英国是可以接受的“好伙伴”，因为美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余额是正的。

图 1 2015 年美国与主要国家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差额

单位：十亿美元

Country	Exports	Imports	Balance
Brazil	60	34	25
Canada	338	332	6
China	165	499	-334
France	50	65	-15
Germany	80	157	-77
Hong Kong	48	16	32
India	40	70	-30
Italy	25	55	-30
Japan	108	164	-55
Korea	65	84	-19
Mexico	267	325	-58
Saudi Arabia	30	23	6
Singapore	43	25	17
Taiwan	38	49	-10
United Kingdom	123	111	12
All other countries	781	752	29
European Union	501	604	-103
OPEC	108	77	31
South and Central America	281	194	87
World	2,261	2,762	-500

OPEC = 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Source: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但这种类型的分类不是制定贸易政策的有用指南。贸易政策应寻求扩大各方之间的多边贸易，而不是纠正双边的不平衡。特朗普应该部署其他经济工具以削减美国的贸易赤字。

正如 Gary Hufbauer 和 Zhiyao (Lucy) Lu 所总结的，美国总贸易赤字是由广泛的宏观经济力量决定的，特别是私人储蓄、私人投资、政府赤字和美元汇率，而不是与个别国家的贸易条件。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整体贸易逆差，是来源于家庭、商业和政府部门负的净储蓄以及美元在外汇市场上被持续高估。

自由贸易协定（FTA）对美国全球贸易赤字的规模有二阶影响。与 FTA 反对者相反，37 个国家和美国的经验表明，自由贸易协定对国家贸易赤字或盈余的规模没有长期影响。换句话说，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没有扩大本国的贸易赤字。

鉴于这些事实，双边贸易平衡作为 21 世纪贸易政策的指导，经济意义不大。追求双边贸易平衡的做法更像是重商主义，不应成为特朗普政府的政治试金石。

---

---

本文原题为“US Bilateral Trade Balances: A New Guide to Trade Policy? ”。本文作者 Gary Clyde Hufbauer 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雷金纳德·琼斯的高级研究员，Euijin Jung 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分析员。本文于 2016 年 11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 中国不再操纵人民币

C. Fred Bergsten /文 申劭婧/编译

导读：美国新任总统川普已经明确，下一任美国财政部长将把中国视为货币操纵国。当然，他希望与中国开展协商，以缩减两国间高达 5000 亿美元的巨额贸易顺差，这相当于美国总贸易赤字的一半。如果合作无法达成，恐怕美国将限制单边出口。如果可以实现，美国贸易赤字缩减将提高其经济增长率。然而，过去两年中国并未操纵人民币。即使这是一个错误的设计，也无法让美国新任总统采取任何贸易报复行动。编译如下：

2003-2014 年，中国一直是最大的货币操纵国。在这一“操纵时代”，中国每年购入逾 3000 亿美元，人为保持美元坚挺以压低人民币汇率，抵抗其上行趋势。因此，在干预的巅峰时期，中国的竞争力提升了 30%-40%。货币操纵是中国巨大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2007 年这构成了中国近 10% 的 GDP 总量。

中国不是唯一的操纵国。亚洲许多其他经济体，包括台湾和香港都在不时干预本国货币，以保证在与中国及美国的贸易中具有竞争力。其他国家，包括韩国和日本，也会偶尔干预本币。

然而，将一个国家归类为操纵国没有明显的政策后果，这也是这些年这一称号不被采用的原因之一。1988 年以来，美国相关法律只要求财政部长与有关国家开展协商，以改善形势。川普及其幕僚提出将对中国实行新的进口限制，直到抵消人民币低估对贸易的影响。但是，他们必须援引其他法律来为这一决定背书。

我是首先提出关注中国及其他国家操纵货币并采取有关行动的人之一，但是，我也发现，过去两年形势有了巨大变化。中国经历了大量的私人投资外流，这使人民币汇率贬值，也印发市场产生人民币无序贬值的恐慌。值得称赞的是，中国已经在市场的对立面开始广泛干预：他们出售大量美元，防止人民币继续贬值，而非像此前那样买入美元以保持人民币弱势。他们最近的干预实际上已经提高了美国的竞争力，货币操纵（包括其他国家）已经进入缓和阶段。

因此，川普将中国归类为货币操纵国的新举措不仅与事实不符，也是无用的（在此情况下，中国可能会拒绝谈判）。事实上，白宫可能与美国新的货币法案背道而驰。2015 年的贸易促进与贸易执行法案对于识别一国货币方面行为不当提出了三项标准：

- 与美国存在巨大的双边贸易顺差，这是中国的一大特点；
- 拥有高额经常账户盈余，美国财政部将其定义为为超过该国 GDP 的 3%，这比中国现有总量多一点；

- 在货币市场进行“持续的单边干预”，以防止该国汇率升值，很明显这不是中国正在做的事情。

对于中国来说，这些标准在 2003-2010 年间适用。然而，目前美国财政部把中国与其他五国一起放到“检测名单”上，这些国家都达到了至少两项标准，或在不久之前已全部达标。如果市场压力再次推动人民币上行，尤其如果中国经济改革迟滞，增速下降到目标的 7% 以下，中国有可能继续采取竞争性贬值策略。因此，我们不能保证问题已经得到彻底解决。

很明显，川普希望为美国政策提供新的工具，通过宣布将会采取反击干预措施抵御未来他国可能实行的干预政策，以确保问题不会再次出现。如果中国为了保持美元强劲而买入 10 亿美元，美国也可以买入价值 10 亿美元的人民币，以中和中国此举对两种货币间汇率造成的冲击。目前，中国的货币和证券市场已经大到足以承受可预见的美国方面的干预。但是，仅仅宣布这个“反击货币干预”政策，无疑将大大限制未来操作的可能性，即便真有实际行动，可能也很少。因此，它将延长目前的操作缓和期。2011 年参议院通过了一个授权“修正货币干预”的法案，但该法案可根据现行法律加以调整。

正如历任总统那样，为了削减中国的贸易顺差和美国的贸易赤字，川普的经济团队可能会针对中国一些支持其出口、妨碍其进口的政策。许多美国法案都为此举提供了基础。然而，货币操纵并不能成为理由之一，特别是在当前。新的行政措施应该寻找其他途径来采取行动，并加强美国对未来可能再次出现的货币侵略的抵御。

---

本文原题为“China is No Longer Manipulating its Currency”。本文作者 C. Fred Bergsten 为 PIIE 高级研究员和名誉主任。本文于 2016 年 12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巨变袭来——对川普胜选及政策的分析

Matthew p. Goodman /文 郭子睿/编译

导读：这届的美国大选结果让很多人惊诧，必将对美国政局产生重要的影响。与以往不同，本月的西蒙主席时事短讯分析了三个相关方面：TPP 的退出；影响特朗普政府的“3Ps”，即人员，流程和政策；对西蒙主席（Simon Chair）的影响。编译如下：

这届的美国大选结果让很多人惊诧，必将对美国政局产生重要的影响。与以往不同，本月的西蒙主席时事短讯分析了有关的三个方面：TPP 的退出；影响特朗普政府的“3Ps”，也即人员，流程和政策；对西蒙主席（Simon Chair）的影响。

**退出 TPP。**选举结果必定会产生一些影响。特朗普的当选结束了 TPP 通过的最后一点幻想。在选举过程中特朗普强烈反对 TPP，承诺在他上任的 100 天内退出 TPP。如果希拉里当选，那么 TPP 的命运会截然不同。虽然她也曾经反对 TPP，但如果当选总统后，她会对奥巴马政府的努力持保留态度。而且，她希望在第一届任期内与国会有合作的经济基础。

退出 TPP 会对美国的利益带来沉重的打击。高标准的 TPP 会给美国带来重要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包括数字经济，劳工和环境标准以及国有企业。但如果认为 TPP 已死也是错误的。TPP 的其它 11 个成员国，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正在讨论如何继续推进 TPP 谈判。但这并非容易，因为 TPP 的协议通过需要经济力量超过 85% 的成员同意，没有美国就无法达成一致协议。也许其它 11 个成员会继续推进 TPP，但会给美国留出重返的路径。Kevin Nealer 认为特朗普政府有理由重返 TPP。因为这代表着美国的利益，TPP 是美国参与亚太地区一体化的重要工具。

**“3Ps”，即人员，流程和政策。**评价一个政府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政策的有效性。促进政策的实施还需要另外两个关键的因素：人员和流程。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把错误的人放在关键的位置上，导致不能实现政府的有效协调。美国政府有大量的例子，本来很好的政策由于执行人员不力而夭折。即便是正确的人，但放错了工作也会带来问题。

任何一个在政府工作过的人都了解，对于政策决定工作流程和人员同等重要。政府机构有不同的议程，专家和对未来的预判，这都需要白宫进行协调确保政策的顺利执行。近几届政府在各级都建立了正式的跨部门决策委员会，但事实上仍然饱受协调问题。对当前政府批评最多的是白宫在政策决定时发挥了过多的操作角色而非制定最基本的方向，让执行部门去操作。当然，现在去评价特朗普政府还为时尚早。但目前的迹象表明，特朗普政府不仅会在政策决定时发挥重要作用，在政策的执行实施层面也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西蒙主席的重新定位。**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将会花费多年时间研究特朗普如何获胜成为美国的第 45 届总统。这一届的选举是“变化的选举”，换句话说，特朗普掌握了华盛顿政治潮流的变化。美国政治的变化深深扎根于对经济和社会的不满。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失业，收入停滞和日益增加的不平等，引起了民苦大众对当局的不满。日益增加的移民以及同性恋的合法化让很多选民对当前社会稳定性以及美国的文化不满。特朗普讨厌华盛顿的精英将群众的意见置之度外。

像许多其他人一样，西蒙主席的预测结果错误。显然，华盛顿的当局者并没有认真聆听大众的心里感受，或者并没有向大众合理地解释国际政策。因此，西蒙主席也需要做出改变：在未来的几年，我们需要更多的分析国际政策的国内政治基础，并向国会和政府更多地解释国际事务是如何影响美国的国家利益的。

---

本文原题为“change”。本文作者 Matthew P. Goodman 为亚太经济的高级顾问，文章为 CSIS 的全球经济月报分析。本文于 2016 年 11 月刊于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

## 本期智库介绍

###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简介：1964年由美国海军上将阿利·伯克和大使大卫·阿希尔成立。是一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跨党派的外交政策智囊团。CSIS主要就经济和安全问题，进行政策研究和政治战略分析，其重点放在技术、公共政策、国际贸易和金融、能源等。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SIS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5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1名。

网址：<http://csis.org/>

###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简介：CIGI是关注全球治理的独立智库，由Jim Balsillie成立于2001年。它的主要活动包括资助研究、创造交流网络、促进政策讨论、提高多边治理能力。具体而言，它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全球经济、环境与能源、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它致力于将学术应用于政治，通过优秀的研究与分析来影响政治决策。

网址：<http://www.cigionline.org/>

###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成立于1981年，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年，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PIIE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0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名。

网址：<http://www.iie.com/>